

学校的挑战

创建学习共同体



佐藤学◎著 钟启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校的挑战

创建学习共同体

佐藤学◎著 钟启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日)佐藤学著;钟启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

(创智学习)

ISBN 978-7-5617-7940-8

I. ①学… II. ①佐…②钟…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经验—日本 IV. ①G649.3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0618 号

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

撰 著 佐藤学
翻 译 钟启泉
责任编辑 彭呈军
审读编辑 梁晓兰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4.5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940-8/G·4641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文版序

自己的作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受到万千读者的青睐,那是莫大的幸运。《学校的挑战》就是际遇这种幸运的一本书。本书在日本问世之后博得了众多教师的关注与好评,几年之后的今日又被译成中文版出版,近期还准备翻译、出版西班牙语版和韩语版。本书真是福星高照,得以在数个国度广泛流传。作为作者的我,自然感到无比喜悦。

无论是日本抑或中国的教育都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期。人们从种种不同的立场议论多样的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中小学教育的现场陷入了混乱的漩涡之中。迷惘的教师、儿童和家长们一直在探索着:究竟该相信什么、该改革什么、该如何改革,才能构筑更幸福的社会、创造更幸福的学校生活、为儿童准备更幸福的未来。本书之所以能够博得教师和公众的广泛好评,或许就是因为它为读者共同探求这些问题、开辟未来教育的希望,准备了对话的平台。

本书成稿之际的日本教育改革乱象环生:在政府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这是一种谋求小政府、大社会,旨在以市场竞争——把学校教育这一公共事业置于私人自由的基础之上——来调控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中小学教育处于危机层层加剧、反省节节高涨的状态。在学校现场,能力主义与竞争主义、基于数值目标的评价与管理、教育机会不均等、学力的层级落差扩大等事态不断蔓延;在政策层面,则进一步强化了应试主义教育、竞争主义学习环境、管理主义学校经营,从而招致了教师的疲惫和儿童的厌学,家长和公众也丧失了对于学校的信赖。

针对这一危机,本书提出了把21世纪的学校作为“学习共同体”来重建的愿景、哲学与方略,同时,列举了“学习共同体”改革的典型案例,具体地梳理了大约二十所日本中小学校的挑战。危机的时代也是变革的时代。在这个转折期,保障每一个儿童的学习权,保障每一个教师作为教育家的成长,重新恢复大多数家长和公众对学校改革的合

作与信赖——创造这样的学校，绝不是不可能的。本书自出版以来，在日本国内揭发“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扩大至二千所小学和一千所初中，这个数字占了公立中小学的十分之一。如今，这种草根式的改革已是波澜壮阔，日本的高中也卷入了巨大的改革浪潮之中。

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地区)的情形也是同样。中国和日本同样走过了“东亚型教育”的发展历程，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共同的危机与困惑。如果说本书对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有所贡献的话，那就在于以日本的经验为借镜，照见了这种危机与困惑之所在；同时也作为亲和的纽带，提示了为了日本儿童与日本教师的幸福而日夜奋斗的日本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改革实践。近十年来，我以上海、北京、西安为中心，多次前往中国，同数千名中国的教师面对面地接触，真切地感受到他们也在热心地寻求着创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同日本一样，这种改革在中国也在急速地成长。特别是2006年本人应邀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以来，中国各地的教育学者与中小学教师共同推进“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的合作关系得以强化。本书倡导的创建“学习共同体”的改革，作为主导整个东亚的学校建设的21世纪的哲学，正以势如破竹之势迅即普及。我自信，在这股改革激流中，本书中文版的翻译与出版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在这篇序言中，我要对付出了翻译辛劳的钟启泉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幸运的是，我早在三十年前就同当时逗留日本的钟教授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近三十年来，钟教授把我的大量论著翻译、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这种深情厚意和令人尊崇的功劳，非笔墨和言词所能形容。同钟教授此前翻译的《课程与教师》、《学习的快乐》(均为教育科学出版社版)一样，期待着本书也能在中国的教育界获得广大的读者。我还要对承担本书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诸位编辑表示感谢。钟教授卓越的教育学见识、坚信未来的坚韧意志和灵动的思考，一直是我本人从事教育研究的一种激励。就我自身而言，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是双重幸运——同超越国境的好读者一道聚会的幸运，同超越国境的好朋友一道合作的幸运——的产物。谢谢。

佐藤学

2010年5月20日

目录

中文版序 / 1

绪论 改革的愿景 / 1

第一部 “合作学习”——课堂的风景 / 7

1. 变化的课堂 / 9
2. 亚洲扩展中的“学习共同体” / 12
3. “合作学习”的奇妙 / 15
4. 作为互惠学习的“合作学习” / 18
5. 从“同步教学”走向“合作学习” / 20
6. “合作学习”的意义 / 23
7. 教学模式的转型 / 26
8. 走向挑战性学习 / 29
9. 成功的秘诀 / 33
10. 小学低年级的“合作学习” / 36
11. 克服低学力的“合作学习” / 39
12. 构筑信赖与合作的关系 / 42

第二部 “学习共同体”的创造——学校改革的案例报告 / 45

13. 学校改革的传统与现实 / 47
 福岛县郡山市立金透小学(之一)

14. 创造“共同学习的教学” / 53
福岛县郡山市立金透小学(之二)
15. 初中创建“学校共同体”的挑战 / 58
静岡県富士市立岳阳初中(之一)
16. 从课堂改革走向学校改革 / 64
静岡県富士市立岳阳初中(之二)
17. 改革在宁静地萌动 / 70
大分县别府市立青山小学(之一)
18. 低年级的上课原则 / 76
大分县别府市立青山小学(之二)
19. 小岛的“学习共同体” / 82
广岛县尾道市立百岛幼儿园·中小学
20. 从教学创造到学校改革 / 87
静岡県热海市立多贺初中
21. “合作学习”的教学创造 / 93
大阪市东大阪市立小阪小学
22. 教师“合作学习”学校的建设 / 98
兵库县高砂市立北滨小学
23. 从“人人安心学习”的课堂创造到“冲刺与挑战”的学习 / 103
东京都练马区立丰玉南小学
24. 全镇“学习共同体”的创建 / 108
长野县北佐久郡望月町
25. 坚持螺旋式上升的改革 / 114
神奈川県茅崎市滨之乡小学(之一)
26. 年轻教师成长的学校 / 119
神奈川県茅崎市滨之乡小学(之二)
27. “合作学习”的导入 / 125
大阪府高槻市立第八初中
28. 跨越国境的“学习共同体” / 131
中国、韩国
29. 校际互动 / 136
大阪府茨木市丰川中学校区

	30. 以学习为中心的学校改革的开端 / 141 富山县富山市立奥田小学
	31. 尊重教师个性与多样性的合作研究 / 147 福冈县直方市立直方东小学
	32. 持之以恒的改革 / 153 爱知县安城市立安城西初中
	33. 第一等的学生 / 158 长野县立望月高中
第三部	对校本研修的建言 / 163
	34. 构筑“同僚性”的校本研修 / 165 内发的改革
	35. 作为学习专家的教师 / 170 基于“同僚性”的协作与成长
附 录	学校改革实践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辨析 / 177
	36. “学力神话”的破灭 / 179 叩问“学力”(之一)
	37. 如何克服“基础学力”的复古主义 / 185 叩问“学力”(之二)
	38. “分层教学”落后于时代 / 191 “分层教学”批判(之一)
	39. “分层教学”有效吗 / 196 “分层教学”批判(之二)
	40. “综合学习”的可能性与危险性 / 204
	41. 高中教学研究的课题 / 208
	结语 走向“和而不同”的学习共同体 / 214
	译后记 一部“课堂革命”的教科书 / 217

绪论 改革的愿景

一、改革的前提

以“学习共同体”为愿景的学校改革正在日本各地推展。我于2005年12月造访的广岛市祇园东初中(校长北川威子)就是其中之一。北川校长几年前就几度走访静冈县富士市的岳阳初中,学习该校的改革经验。从2004年开始,她在全校所有班级引进“活动式、合作式、表现式学习”,着手“学习共同体”的创建。我造访祇园东初中是在该校举办第一次公开研讨会的那天,通过参观,我得以领略刚刚诞生的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基地学校的面貌。那是一个由广岛市教育委员会的冈本茂信主任为首,囊括了市内三分之一中学(初中)校长在内的三百名教师组成的“学习共同体”。

当我往来于祇园东初中的每一间教室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五年前参观富士市岳阳初中的情景。当时,该校成功实现了创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在任何一间教室的每一个学生身上都体现出基于对话式沟通的“合作学习”。“成功了!”——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第一印象。那时的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全身瘫软,两腿颤抖了好几个小时。想当初,创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的哲学与愿景,是神奈川县茅崎市滨之乡小学倡导的,全日本千所以上的小学都向“滨之乡模式”的改革发起挑战。不过,在“改革最艰难”的中学创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能够这么快速地获得成功,是我未曾想到的。按照我的预想,岳阳初中的改革会逐年得到教师们的认可。几年后,日本各地大约有三百所中学加入岳阳模式的学校改革。祇园东初中也是其中之一。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创建“学习共同体”的改革哲学。所谓的“优质学校”是怎样的学校呢?学校改革的目的何在?是否仅仅是比别的学校更能“上好课”而已?当然不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并不在于“上好课”,而在于: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给学生提供挑战高水准学习的机会。遗憾的是这种学校简直是凤毛麟角。随着年级的提升,

学生们越来越逃离学习、逃离读书。这并不是由于教师不够努力使然。教师的工作时间每周超过了五十课时,已经是疲于奔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学还不能实现学生的学习权呢?——这个问题已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二十多年。

学校未能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的第一个原因,是谁也没有承担起这种责任。教育活动应当从“承担”起步。然而,谁应当承担起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的责任呢?班主任教师承担着一部分责任,但不是责任的中心所在。在学校,实现每一个学生学习权的责任中心是校长。正因为如此,欧美国家的小学学生数一般控制在一百五十人以下。日本的学校规模比之欧美国家要大,是因为校长没有承担实现学生的学习权的责任。除了校长之外,承担这个责任的应当是谁呢?是班主任吗?应该不是。倘若要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单靠教师的个人努力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倘若缺乏年级的教师集体基于同僚性的相互合作,那么没有人能够承担这种责任。

学校改革未能实现上述目的第二个原因,是想单靠教师来实现改革。即便是再出色的教师,也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倘若每一个学生没有成为“主角”,没有构筑“合作学习”的关系并同教师合作推进改革,那么,学校改革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以往的学校改革是把学生当作教育变革的对象(客体),忽视了学生作为改革“主角”的作用与责任。然而,学生是最值得信赖的改革伙伴,他们往往会先于教师在课堂里构筑“合作学习”的关系,发挥着他们支撑教师课堂改革的作用。迄今为止,我曾协助过将近两百所学校的改革,从未遇到学生搅局的情况。倘若能够保障他们课堂“合作学习”的机会,那么,他们就能比教师更快地领悟改革的愿景,就能领先于教师,发挥改革领头羊的作用。

二、改革的愿景

祇园东初中(学生数四百六十五名)确实迈出了创建“学习共同体”的第一步。参观这里的每一间教室,都可以看到为平稳的倾听关系所支撑的每一个学生真诚的学习状态。我把这种状态视为学校改革的第一阶段。一旦进入这个阶段,违纪行为和校内暴力几乎绝迹,旷课的学生数也急剧下降。由于低学力学生的“补课”,其学力也开始出现提升的征兆。教师的教学水平并没有提高,但在学生的“合作学习”关系的支撑下,每间课堂都能维持正常的水准。要构筑这种状态,就得积累五十余次详尽记录课堂合作教学的课例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校内培育教育专家的“同僚性”构筑起来了,实现“冲

刺与挑战学习”的课堂开始了。我想,祇园东初中正好跨入了改革的这一阶段。

创建“学习共同体”也是学校改革的哲学。这种哲学是由三个原理——“公共性”、“民主主义”与“卓越性”——组成的。“公共性”原理意味着,学校是各种各样的人共同学习的公共空间;是为了实现所有儿童的学习权、建设民主主义社会的公共使命而组织起来的。

“公共性”原理是由“民主主义”原理所支撑的。这里所谓的“民主主义”既不是政治性的制度,也不是多数决定的原理。它意味着杜威(J. Dewey)所说的“各种各样的人协同的生存方式”(a way of associated living)。公共教育的学校的使命就在于实现民主主义社会,学校本身必须是借助“民主主义”构成的社会。因此,学校必须成为个性交响的场所。在这种学校里,学生、教师、校长、家长,每一个人都是“主角”(protagonist);每一个人的学习权和尊严都应受到尊重;各种各样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应受到尊重。

同时,学校必须是追求“卓越性”(excellence)的场所。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必须都是卓越的。这里所谓的“卓越性”并不是指谁比谁优越,而是指无论何等困难的条件下都能各尽所能追求最高境界。同艺术与学术一样,教与学也是创造性的实践。只要受到不断地追求至高境界的“卓越性”的支撑,就一定能够带来丰硕的成果,获得辛劳换来的快乐。在教与学中,万万不能降下“卓越性”的旗帜。

上述三个原理构成了创建“学习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公共性”原理要求:倾听他人的声音,向他人敞开心胸。这是对他人的宽容精神和尊重多样性的精神。“民主主义”原理要求:学生、教师、校长、家长结成平等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学校的“主角”,实现各自的权利,承担各自的责任。“卓越性”原理要求:追求至高的境界。对于教师而言,是高举三面旗帜——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尊严;尊重教材的发展性;尊重自己的教育哲学。对于学生而言,是“冲刺与挑战学习”。这决不是乌托邦的梦呓。您只要读一读本书的各个案例就会明白,把学校建设成为由三个原理——“公共性”、“民主主义”和“卓越性”——所支撑的“学习共同体”,决不是空想。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创建培养所有教师成为专家的学校,不是不可能的。

三、活动系统的设计

创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得以实现的学校决非梦想。在考察岳阳初中的最初的

印象里，北川威子就是这么确信的。每一个教师作为教学的专家成长起来，充满教师职业的荣耀与生命价值——创建这样的学校，也决非梦想。

以北川校长为首的广岛县的教师们，在教育改革的混乱与迷茫之中度过了将近十年的艰难教学生涯，惨痛事件迭出：新设综合学科的高中改革与升学考试的混乱、国旗国歌的强制与校长的自杀、民间校长的录用与自杀等等，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过度改革的牺牲品。北川校长说，祇园东初中创建“学习共同体”的改革是旨在“恢复教师的尊严”。

创建“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不是特定的意识形态、运动或指南，而是借助谁都可以发起挑战的“活动系统”构成的。“学习共同体”的“活动系统”是通过学生、教师、校长、家长及公众的参与和实践展开，自然而然地分享了学校改革的愿景，领悟了“公共性”、“民主主义”和“卓越性”的哲学，从而一道掌握学习和关爱的伦理与技术。其概要归纳如下：

1. 在课堂里追求“活动式、合作式、反思式学习”。所谓“学习”是同客观世界对话（文化性实践）、同他人对话（社会性实践）、同自我对话（反思性实践）三位一体的活动。其基础就是基于柔和的声音与身体的交往；基于“倾听关系”的对话性沟通。具体的做法是，所有的教学（小学3年级以上）由男女生四人组成的小组展开合作学习。

2. 以“学习”作为学校生活的中心，废除一切学习所不需要的东西。

3. 小学克服教室之间的隔阂，初中克服学科之间的隔阂，年级的教师集体努力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

4. 把课例研究设定为学校的核心工作。所有教师至少要给同僚上一次公开课。课例研究包括如下环节：观摩一堂课（运用课堂录像）；组织二小时的讨论；以学年而非学科为单位的研修（每周或隔周）；全员参与的校本研修。为确保课例研究的充分时间，校务分工、委员会会议和其他杂务尽可能缩减。

5. 在课例研究中，研讨日常的教学，重视课后的研究甚于课前的研究。课后的教学研讨会讨论的中心问题，与其说是上课的优劣、提问的技巧和教材的钻研，不如说是基于课堂的事实，议论学生在何处是顺利的，何处有障碍。观摩者不是对执教者提出建议，而是围绕一个中心课题——从教学的实践中学到了什么——展开讨论。

6. 废除“观摩教学”的方式，改为家长协助教师参与课堂实践的“参与学习”方式。

这种“活动系统”是借助我的经验与我粗陋的学术研究——观摩了超过一万个课堂，学习了大体同样数量的教师的工作，协助将近两千所的学校进行改革——积累起

来的。这种“活动系统”的是非功过，只能由教师的实践和研究者的批判来检验，不过，我本人并不知道，除了引进这种“活动系统”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使得学校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校，能够使得学生的学习活动变得幸福。

我不是学校改革的乐天派，也不是教育的梦想家。我不过是最虔诚的现实主义者罢了。同时，我跟那些“现代人心理的病理”——对于教育与社会的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展开着不懈的斗争。借用一句曾为墨西哥贫穷的印第安裔儿童创办美术学校的北川民次的话来说，“绝望”的言说者，其实是并不绝望的人，绝望的人只言说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我同样持续探索教育希望的人，务必走访一下我在本书中介绍的那些学校，您一定可以从中得到无尽的智慧。

我想，我称得上是最透彻地洞察学校改革之艰难的一个人了。在以往十几年间，我亲身经历了一千多所学校改革的失败。变革学校之艰难，建构“合作学习”的课堂之艰难，建构教师之间“同僚性”之艰难，建构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信赖与协作关系之艰难，建构家长之间的联系之艰难，建构学校与教育委员会之间伙伴关系之艰难，以及建构研究者与教师之间相互学习关系之艰难——我是痛彻心扉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创建“学习共同体”的“活动系统”才受到众多学生的支持，才激发了众多的校长和教师富于创意的挑战。本书介绍的一所学校挑战就是鲜明的例证。在那里，寄托着我们对学校未来的希望。

第一部

“合作学习”——课堂的风景

变化的课堂

课堂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课桌椅面向黑板和讲台排成行列,教师以教科书为中心,使用黑板和粉笔进行讲解,教师提问学生作答——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课堂的风景。这种课堂风景在欧美各国正在进入博物馆。如今,黑板和讲台在课堂里消失了,课桌椅改为四至五人用的大小,教科书变成配角,各种各样的资料充实起来。教师的作用正在向学习的设计者与主持者转变。

这种变化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正以世界规模缓缓地推进。尽管没有倡导者,各国却都在不约而同地推进着“宁静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在 21 世纪的今日,可以说,课堂的变化已是不可逆转了。追根溯源,这种课堂的变化乃是 20 世纪初以来新教育运动的延续,并且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放学校运动中新教育运动的复活而获得全球性的普及。不过,当今的课堂变化,即便在新教育运动的改革意识并不存在的地方也得到广泛渗透。

众所周知,所谓“同步教学”模式是以产业革命社会的大工业效率主义为基础形成的。从这种历史渊源看来,当今课堂的变化表明了崭新的社会背景——产业社会的终结与新型社会的勃兴。“同步教学”的时代业已终结。

我注意到课堂变化的这一“宁静的革命”是在大约十五年前。在这段期间,我考察过美国的中小学,亲眼目睹开创新教育运动谱系的学校里,崭新的课堂风景正在得到普及,新的学习正在问世。不过,在考察了加拿大的几所中小学,观察了这些学校的课堂实践之后,我最终确信这种新的课堂风景中的新的学习方式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所有课堂的典范。早在十五年前,席卷当今全球课堂的“宁静的革命”就在加拿大